



世界经典名著

# 纪德短篇小说选

〔德〕纪 德 著

黄新刚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帕吕德 .....	1
蒂提尔或帕吕德的日记.....	4
安棋尔（一） .....	8
理查德 .....	9
宴会 .....	22
于贝尔 .....	49
安棋尔（二） .....	59
尾声 .....	70
忒修斯 .....	71
第一章 .....	71
第二章 .....	73
第三章 .....	77
第四章 .....	81
第五章 .....	82
第六章 .....	86
第七章 .....	88
第八章 .....	93
第九章 .....	97
第十章 .....	100
第十一章 .....	104
第十二章 .....	110
田园交响曲 .....	115

第一篇 .....	115
第二篇 .....	151

## 帕吕德

——于贝尔

星期二

将近五点钟，天气凉下来。我关上窗户，又开始写作。

六点钟，我的挚友于贝尔进屋，他是从跑马场来的。

他问道：“咦！你在工作？”

我答道：“我在写《帕吕德》。”

“《帕吕德》是什么？”

“一本书

“写给我的？”

“不是。”

“太深奥？……”

“很无聊。”

“那你写它干什么？”

“我不写谁会写呢？”

“又是忏悔？”

“几乎算不上。”

“那是什么呀？”

“坐下说吧。”

等他坐下来，我便说道：

“我在维吉尔作品中看到两句诗：

这是一个牧人对另一个牧人讲话；他对那人说，他的田地固然处处是石块和沼泽，但是对他来说相当好了，他



很高兴就知足了。’——一个人不能置换田地的时候，这样想就最明智了，你说呢？”

于贝尔什么也没有说。

我接着说道：“《帕吕德》主要是讲一个不能旅行的人的故事……在维吉尔的作品中，他叫蒂提尔；《帕吕德》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拥有蒂提尔的那片土地，非但不设法脱离，反而安之若素，就是这样……我来叙述：头一天，他看到自己挺满意，想一想该干点儿什么呢？第二天，他望见一条帆船驶过，早晨打了四只海番鸭或者野鸭，傍晚点着不太旺的荆柴火，煮了两只吃掉。第三天，他找点儿营生干，用高大的芦苇盖了一间茅屋。第四天，他吃了剩下的两只海番鸭。第五天，他折掉茅屋，巧思构想一间更为精致的房子。第六天……”

“够了，”于贝尔说道，“我明白了；亲爱的朋友，这书你可以写。”说罢便走了。

户外夜色弥漫。我整理一下书稿，没有吃晚饭就出了门；约摸八点钟，我来到安棋尔的家中。

安棋尔刚吃完几个水果，还没有离开餐桌。我到她的身旁坐下，动手替她剥个橙子。有人送来果酱，等到又剩下我们两个人，安棋尔拿起一片面包，一边替我抹果酱黄油，一边问道：

“您今天做什么啦？”

我想不起做了什么事，便回答：“什么也没做。”这样回答未免冒失，怕人家心理上承受不了，随即又想到于贝尔的来访，便高声说道：

“我的挚友于贝尔六点钟来看过我。”



“他刚离开这儿。”安棋尔接口说道。继而，她又借题发挥；挑起老争论：“他呢，至少还干点儿事儿，总不闲着。”

我却说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心里实在恼火，便问道：

“什么？他干了什么事儿？”

“一大堆事儿……”她说道。“首先，他骑马……其次，您也完全清楚：他参与经营四家企业；还同他内弟领导另一家防震灾的保险公司……我刚刚在那家公司上了保险。他去上普通生物学的课，每星期二主持读书会。他还颇通医道。在发生事故时能紧急救护……于贝尔做了不少好事：五个贫困之家靠他的帮助赖以生存；他将没有活儿干的工人安置给需要工人的老板。他将病弱的儿童送到乡下疗养院。他创建了一个工场，用盲人青少年给椅垫换麦秸儿。最后还有，每星期日他去打猎。您呢！您做什么呢？”

“我嘛！”我有几分尴尬地回答，“我在创作《帕吕德》。”

“《帕吕德》？那是什么呀？”她问道。

我们已经吃完饭，我等着到客厅再继续谈。

我们俩靠近炉火坐定之后，我才开始讲道：

“《帕吕德》，讲的是一个单身汉住在沼泽地中间塔楼上的故事。”

“啊！”她惊叹一声。

“他叫蒂提尔。”

“一个粗俗的名字。”

“哪里，”我接口说道，“是维吉尔诗中的人物。再说，



我不善于编造。”

“为什么是单身汉？”

“唔！……图省事呗。”

“就这些？”

“还有，我叙述一下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啦？”

“他观望沼泽地……”

“您为什么写作？”她沉吟一下，又问道。

“我嘛？……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为了做点儿什么吧。”

“等以后您给我念念。”安棋尔说道。

“什么时候都可以。正巧我兜里带了四五页。”我当即掏出几页手稿，尽量以有气无力的声调给她念起来：

## 蒂提尔或帕吕德的日记

我略微抬起头，就能从窗口望见一座花园，而我还没有仔细观赏过。

花园右侧有一片落叶的树林；花园前方则展现一片平野；右侧是一个水塘，

下文我还要谈到。

从前花园里栽植了蜀葵和斗菜，但我疏于管理，任由花木乱长；再加上与水塘毗邻，灯心革和苔藓占据了整个园子，荒草掩没了花径，只剩下从我的住房通向平野的主两道还可以走人，有一天我散步时就走过。暮晚时分，林



中的野兽横穿这条道去水塘喝水；暮色苍茫中，我只能望见灰色的形影，由于很快就夜色弥合了，我从未见过它们返回林中。

“换了我，肯定会害怕的，”安棋尔说道。“不过，接着念吧，写得很好。”

我费劲念稿，弄得很紧张，便对她说道：

“唔！差不多就这些，余下的还没有成文。”

“有笔记吧，”她高声说道，“念一念笔记呀！这是最有趣的。从笔记上更能看出作者的意图，比看后来写的要强。”

于是，我接着往下念——事先就感到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能给这些句子增添一种未完成的表象：

蒂提尔从塔楼窗口可以垂钓……

“再说一遍，这只是零散的笔记……”

“念您的吧！”

沉闷地等待鱼上钩；鱼饵不足，鱼线太多（象征，出于需要，他一条

鱼也钓不上来。

“为什么这样？”

“为了象征的真实。”

“他若是钓上点什么来呢？”

“那就是另一种象征，另一种真实了。”

“根本谈不上真实，事情是您随意安排的。”

“我安排，是让事情比在现实中更真实。这太复杂了，现在不宜向您解释，但是一定要明白，事件必须符合事物的特性，这样才能创作出好小说来。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没有一件是为别人所设的。换了于贝尔在那儿垂钓，肯定会钓上大量的鱼来！蒂提尔一条也钓不着；可以说这是心理上的一种真实。”

“就算这样吧。很好，念下去。”

岸边的苔藓一直延伸到水底。水面的映像模糊不清；水藻；鱼游过；

在谈到鱼时，避免使用“不透明的惊愕体”的字眼。

“但愿如此！可是为什么记上这样一笔呢？”

“只因我的朋友埃尔莫仁已经这样称呼鲤鱼了。”

“我倒觉得这种说法并不高明。”

“不管它。我还继续念吗？”

“请念吧，您的笔记很有趣。”

拂晓，蒂提尔望见平野上兴起白色圆锥体；盐场。他是下塔楼去看人家干活。世间没有的景象；两片盐田之间堤埂极窄。盐盘白到了极点（象征）；这种景象只有雾天才能见到；盐工戴着墨镜，以妨害雪盲。

蒂提尔抓一把盐放进兜里，又转身回塔楼了。

“就这些”。

“就这些？”

“我只写出这些。”

“我担心，您这个故事有点儿枯燥。”安棋尔说道。

冷场了好大一会儿，我又激动地高声说道：

“安棋尔呀，安棋尔，请问，您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是什么构成一本书的主题呢？生活使我产生的情绪，我要说的是这种情绪：烦闷、虚荣、单调，这对我倒无所谓，因为我在写《帕吕德》，不过，蒂提尔的情绪也没什么；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安棋尔，我们每日所见，还要暗淡而乏味得多。”

“然而我可不觉得。”安棋尔说道。

“这是因为您没有想到。这恰恰是我这本书的主题。蒂提尔这样生活，也并不觉得不满意；他从观赏沼泽地中找到乐趣：随着天气变化，沼泽地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况且，瞧瞧您自己嘛！瞧瞧您的经历！也不怎么丰富多彩呀！这间屋子您住了多久啦？小房客！小房客！也不单单您是这样！窗户对着街道，对着院子；往前一看便是墙壁，或是也望着您的一些人……再说，此刻难道我会让您对自己的衣裙感到羞愧吗？难道您真的相信我们早已懂得自爱了吗？”

“九点钟了，”她说道，“今天晚上于贝尔朗读，对不起，我要去了。”

“他朗读什么？”我不禁问道。

“肯定不是《帕吕德》！”她起身走了。

我回到家中，打算将《帕吕德》的开头写成诗，并写出头一节四行诗：

我略微抬起头来，  
在窗口就能望见，  
年年不披红挂彩，  
那片树林的边缘。

我这一天度过去，便躺下睡觉了。



## 安棋尔（一）

星期三

弄个记事本，写上一周每天我应当干什么，这才算聪明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自己决定行动，事先毫无顾忌地决定下来，就可以确信每天早晨不必看天气行事了。我从记事本中汲取责任感。我提前一周就写出来，以便有足够的时间置于脑后，为自己制造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这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不可或缺的。这样，我每天晚上睡觉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又已经由我安排好了的明天。

我的记事本分两部分：这边一页写上我将做什么，而在对面那页上，每天晚上我记下自己干了什么。然后做个比较，勾销已做的事，而没有做到的亏欠的部分，就变为我本来应当做的事情了。我再写到十二月份上，这就促使我从精神上考虑了。这种办法是三天前开始的。

因此，今天早晨，面对标示的计划：要在六点钟起床，我则写上：“七点起床”，并在括号中加一句：负意外。再往下看，本上有各种记录：

给古斯塔夫和莱翁写信。

奇怪没有收到儒尔的信。

去看贡特朗。

考虑理查德的个性。

担心于贝尔和安棋尔的关系。

争取时间去植物园，为写《帕吕德》研究眼于草的变种。



晚间在安棋尔家度过。

接下来是这种想法(我事先为每天写下一想法;正是这些想法决定我是忧伤还是快乐):

“有些事人们每天周而复始地做,只因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毫无进展,甚至连维持都谈不上……然而;人又不能什么也不干……困兽在空间中的运动,或潮汐在海滩上的运动都是在时间之中。”还记得我是经过一家带露天座的餐馆时,看见招待端盘子撤盘子,才产生这个念头。我在下面写道:“适用于《帕吕德妒。我准备考虑理查德的个性。关于我的几个好友的思考和偶发事件,我都集中收在小写字台里,每个人一个抽屉。我取出一叠来,又念道:

## 理查德

第一页:

杰出的人,完全值得我敬重。

第二页:

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脱离父母死后他所陷入的穷苦境地。奶奶还活着,但是好几年来,她又返回童年的性情;他又孝顺又温柔,像常见的孝敬老人那样,给予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出于好德之心,娶了一个比他还穷苦的女子,以其专一为妻子营造幸福。四个孩子。我是一个瘸腿小女孩的教父。



第三页：

理查德当年对我父亲极为敬重，他是最可靠的朋友。他虽然从未看过我写的任何作品，却敢说完全了解我；这就允许我写《帕吕德》了：我想蒂提尔时便联想到他；我真希望根本不认识他。安棋尔和他不相识；他俩相见彼此难以理解。

第四页：

我不幸很受理查德的敬重，因此之故，我什么也不敢做了。一种敬重，只要不能停止珍视，就不容易摆脱。理查德时常激动地向我断言，我干不出坏事来；而我有时要决定行动，却被他这话拉住了。理查德高度评价我这种消极状态；将我推上了美德之路的，是像他那样的一些人，而将我维系在这条路上的，则是这种消极状态。他经常把接受称作美德，因为这是允许穷人所具有的。

第五页：

理查德终日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守在妻子身边，念念报纸，好有话题聊天。他问过我：“帕伊隆的新剧在法兰西剧院演出，您去看过吗？”他了解所有新到的东西。他知道我要去植物园，就问我：“您要去瞧大猩猩吗？”理查德把我看作大孩子，这是我无法容忍的；我做什么他都不当回事儿，我要向他讲述一下《帕吕德》。

第六页：

他妻子叫于絮珥。



我拿起第七页，写道：

“凡是于己无利的行业，都是可怕的，只能挣点儿钱的行业——挣得极少，必须不断地从头做起。简直停滞不前！临终时，他们一生干了什么呢？他们恪尽职守。我完全相信！他们的职守同他们一样渺小。”对我无所谓，因为我在写《帕吕德》，否则的话，我看自己也同他们不相上下了。我们的生存，的的确确应当有点儿变化。

仆人给我送来点心和信件，恰好有儒尔一封信，我还一直奇怪没有他的音信。出于健康考虑，我像每天早晨那样，称了称体重；我给莱翁和古斯埃夫各写了几句话，这才边喝我每天的一碗牛奶（按照一些湖畔派诗人的做法），边思考道：“于贝尔半点也不理解《帕吕德》，他就是想不通，一个作者一旦不再为提供情况而写作，也就不会写出让人消遣的东西了。蒂提尔令他厌烦；他不明白不是社会状况的一种状态；他因为自己在忙碌，就自认为与这种状态无关；恐怕我解释得相当糟。一切都会如意的，他这样想，既然蒂提尔挺满意；然而，正是因为蒂提尔满意，我才要停止满意了。反之，还应当气愤。我要让蒂提尔安常处顺到可鄙的程度……”我正要考虑理查德的个性，忽听门铃响了，正是他本人递上名片之后进来了。我略微有点儿烦，只因不能很好考虑在场的人。

“啊！亲爱的朋友！”我边拥抱他，边高声说道。“这也太凑巧啦！今天早晨，我正要想到您呢。”

“我来求您帮个忙，”他说道。“唔！也不算什么；不过，由于您也没有什么事干，我就想您可以让给我片刻。



“ 我需要一个推荐人 ,您得替我担保 ;我在路上向您解释吧。快点儿 :十点钟我得赶到办公室。”

我就怕显得无所事事 ,于是答道 :

“ 幸好还不到九点钟 ,我们还有时间 ;可是一完事儿 ,我就得去植物园。”

“ 唔 ! 唔 !” 他接口说道 :“ 您去看新到的…… ”

“ 不 ,亲爱的理查德 ,” 我装出很自然的样子截口说道 ,“ 我不去看大猩猩 ;为了创作《帕吕德》,我必须去那里研究小眼子菜的一些变种。”

我随即就怪理查德引出我这愚蠢的回答。他噤声了 ,怕我们无知妄谈。我心想 :他本可以纵声大笑。但是他不敢。他这种怜悯之心叫我受不了。显而易见 ,他觉得我荒谬。他向我掩饰自己的感觉 ,以便阻止我向他表示类似的感觉。其实 ,我们产生这种感觉彼此都知道。我们双方的敬重也相互依存 ,不能轻举妄动 ;他不敢撤回对我的敬重 ,惟恐我对他的敬重也同时跌落了。他对我和蔼可亲的态度有几分俯就的意味……哼 ! 管他呢 ,我要讲述《帕吕德》,于是 ,我轻声说道 :

“ 您妻子好吗 ? ”

理查德立即接过话头 ,独自讲起来 :

“ 于絮珥 ? 哦 !我那可怜的朋友 现在她太累眼睛了 ,这也怪我 ;要我对您讲讲吗 ,亲爱的朋友 ? 这情况我对任何人都不会讲的……但是 ,我了解您的友谊 ,肯定能守口如瓶。事情的全部经过是这样的。我的内弟埃杜阿尔急需一笔钱 ,必须弄到。于絮珥全知道了 ,是她弟妹雅娜当天来找她谈的。这样一来 ,我的抽屉几乎都空了 ,为了付厨



娘的工钱，就不得不取消阿尔贝的小提琴课。我很难过，这是他在漫长的康复期间的惟一消遣。我不知道厨娘怎么得知了风声，这个可怜的姑娘特别依恋我们；您很熟悉，她就是路易丝。她流着泪来找我们，说她宁愿不吃饭，也不能让阿尔贝伤心。只能接受，以免挫伤这个善良的姑娘。不过，我心下也暗暗决定，每天夜里等妻子以为我睡着之后，两点钟再起来，翻译英语文章，我知道哪儿能发表，借此凑足我们亏欠好心的路易丝的钱。”

“头一个夜晚，一切顺利。于絮珥睡得很深沉。第二天夜里，我刚刚坐定，忽然看见谁来啦？……于絮珥！她也萌生了同样的念头：为了付给路易丝工钱，她要制做壁炉隔热扇，做好了知道去哪儿卖。您也知道，她有几分画水彩画的才能……做出的东西很可爱，我的朋友……我们两个都很激动，相互拥抱并流下眼泪。我怎么劝她去睡觉也是徒然，其实，她干一会儿就累了，但她绝不肯去休息；她恳求我，让她留在我身边干活，把这当作最大友谊的明证。我只好同意，可是，她的确累呀。我们每天夜晚这样做，也就是守夜时间长一些，只不过我们彼此不再隐瞒了，就认为没有必要先睡下再起来干活了。”

“您讲的这事儿，真是感人极了。”我高声说道；但是心里却想：不行，恰恰相反，我永远也不能向他谈《帕吕德》。接着我又低声说道：“亲爱的理查德！要相信，我非常理解您的忧愁，您的确很不幸。”

“不，我的朋友，”他对我说，“不能说我不幸。我得到的东西极少，但是用这极少的东西，我就营造了我的幸福。我向您讲述我这事儿，您以为是要引起您的同情吗？”



自己由爱和敬重围着,晚上又在于絮珥身边工作……这种快乐,拿什么换取我也不肯……”

我们沉默半晌,我又问道:“孩子们怎么样?”

“可怜的孩子!”他说道,“正是他们叫我犯愁:他们需要的是户外新鲜空气,是阳光下的游戏;而居室太狭窄,人在里面生活都变小了。我呢,倒无所谓,人老了,这种情况也就认了……然而,我的孩子不快活,为此我很痛苦。”

“不错,”我又说道,“您家是叫人觉得有点闭塞;可是,窗户开得太大,街上的各种气味全上来了……还好,有卢森堡公园……这甚至还是个主题,可以……”我马上又想到:“不,我绝不能对他谈《帕吕德》……”我心里这样一嘀咕,就换了一副陷入沉思的神态了。

过了一会儿,我正要询问祖母的情况,理查德却向我示意:我们已经到了。

“于贝尔已经在那儿了,”他说道。“对了,我一点儿还没有向您说明呢……我得找两个保人。算了,您会明白的……到时候看材料。”

“我想你们彼此认识。”在我同我挚友握手的时候,理查德补充一句。我的挚友已抢着问道:“喂!《帕吕德》进展如何?”我更加用力地握他的手,同时压低声音说道:“嘘!现在别问!等一会儿你跟我走,我们再谈好了。”

于贝尔和我签完了字,便辞别理查德,同路而行。他正巧要到植物园那边,去上一堂分挽实践课。

“哦,是这样,”我开口讲道,“你还记得海番鸭吧:我说过蒂提尔打了四只。根本没那事儿!他打不了:禁止

